

# 老凤凰

一位凤凰老人讲述老凤凰

旨在让更多的人知道凤凰人如何在粗糙岁月中  
保持生命的优雅与强悍……

郭云华·著

古城史事·因奇而传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老凤凰

一位凤凰老人讲述老凤凰  
旨在让更多的人知道凤凰人如何在粗糙岁月中  
保持生命的优雅与强悍……

郭云华·著

古城史事  
因奇而传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凤凰 / 郭云华编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 
2006. 4

ISBN 7-5404-3748-0

I. 老... II. 郭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1793号

老凤凰

作 者: 郭云华

责任编辑: 谢不周

朱 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200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1/32 印张: 12

字数: 260,000 印数: 1-5200

ISBN 7-5404-3748-0

I·2281 定价: 24.00元

本书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13974990021(王 晓)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老鳳凰

古城史事  
因奇而传



# 老鳳凰

责任编辑：谢不周

朱莹

市场总监：王晓

封面摄影：卓雅

插图摄影：王晓

装帧设计：山和水设计工作室 刘峰 刘涓

郭沫若云：天方国古有神鸟名“菲尼克司”(phoenix)，满五百岁后，集香木自焚；复从死灰中更生，鲜美异常，不再死。

按：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：雄为凤，雌为凰。

作者云：我的故乡正是一对刚满五百岁的老凤凰。

历经五百年来的自焚、挣扎、阵痛；  
诅咒五百年来的屠场、囚笼、地狱；  
流尽五百年来的酸泪、污浊、羞辱；  
抛弃五百年来的悲哀、寂寥、衰败。

老凤凰就是在烈火的燃烧与毁灭中更生，  
得到了热诚、挚爱、欢乐、和谐，民心酣畅；  
得到了年轻、靓丽、光华、文明，容姿英发！

## 序

孙博思



序  
001

凤凰，是神鸟、美丽的鸟、吉祥鸟。

古籍里说：雄曰凤，雌曰凰，神鸟也。麒前鹿后，蛇颈鱼尾，龙纹龟背，燕颌鸡喙，五色备举。出于东方君子之国，翱翔四海之外，过昆仑，饮砥柱，濯羽弱水。见则天下大安宁。

用凤凰冠于一座县城，是需要认真掂量的。她必须神奇、绝美而安宁，是天上的神鸟降落之地。请看那一汪碧波荡漾、清澈见底的沱江水，一弯如月、视若卧龙的状虹桥，一排沿河悬挂、映在波光水影中的吊脚楼，一围耸立于地、用红砂岩砌就的老城墙，如诗如画，尽善尽美，那样地静谧、和谐、安详。晨光中，古城楼上的风铃摇曳，随风送来清脆的丁当声。人们的思绪被推至久远，陷入冥想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叹世态之炎凉。越过古城楼望去，隔河有山，一座生机勃勃、郁郁葱葱的南华山——那不是一对从天而降、正在濯羽沱江的神鸟凤凰吗？

近代多年来,这座古城孕育了丰富而神奇的历史,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她因地灵而人杰,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载入中国史册的重量级的政治、军事人物,诞生了永垂不朽的影响着中外文坛的文学巨匠。而今,这座古城已当之无愧地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,中外远近的游客日渐增多。他们除了游览观赏古城之美,当然还切望深入探知古城神奇的却被岁月湮没的历史,殊不知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百姓故事,尚在千家万户辗转流传。这些故事植根于古城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,至今仍焕发着无穷的生命活力。感谢《老凤凰》一书的作者,他以扎实的生活底蕴为基础,以翔实的史料为背景,以传统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话本小说为借鉴,用独到的艺术眼光,发掘和创作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,较为真实地、生动地反映了古城近代史中不同时期的平民生活层面,为广大旅游者提供了一个纵向的有一定广度、有一定深度的全新视角。

为此,我认为《老凤凰》一书值得推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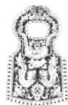


目

录



001	兰径樵歌
048	溪桥夜月
077	龙潭渔火
111	金桂银桂
146	血祭铁笔斋
168	悲喜茶叶坡
203	朝神泪
238	烫锅吟
269	葛家荆头铺
301	街夫怨
323	孝子哀
355	桃李劫



目 录  
001



## 兰 | 径 | 樵 | 歌



兰径樵歌  
001

凤凰山城西北，峰峦起伏、沟壑纵横的苗岭，是封建王朝与苗民义军的争战之地。面对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，历代统治者无不惊恐万状。为镇压苗民起义，他们以凤凰城为据点，沿山构城筑墙，南起亭子关，北至喜鹊营，一山设一碉，一弯设一卡，十里设一哨，四十里设营盘，烽火台连绵不断，盘亘数百公里。因此，凤凰城有南长城之称。自唐朝起至清末民国初，这些桎梏苗疆的锁链一直都在强化和加固。尤其到了清代乾隆年间，湘西爆发大规模的苗民起义，清王朝便委派重臣溥霁坐镇凤凰城，指挥弹压。乾隆五十一年（公元1786年），他下令将壁辉门（北门）至阜城门（西门）之间的一段城墙扩展修至环抱凤凰城的笔架山脊梁上，构成城外城，名曰笔架城，与老城连接呼应，形成依托态势。旋至嘉庆二年（公元1797年）凤凰城由镇竿镇升为直隶厅时，又在阜城门外加围护城墙，增开胜吉门，构成防中防的抵御体系。辛亥革命后，湘西王称霸凤凰城，又下令将胜吉门的月城左右扩展，再开一门，曰渠城门，筑成城中城的防御工事。因而，凤凰城的城防便有“固若金

汤”的说法。

渠城门居守雄关，前面是一道幽深的峡谷险隘，半山腰上埋葬着一个土司王的墓群，凤凰城人称之为老官祖坟场。说起这位老官祖的土司王，生前嗜血成性，荒淫残忍，凡凤凰城人家有新娶嫁娘，都必须由他享受初夜权，激起民怨载道，恨不能噬骨饮血。他也自知生前作恶多端，死后必遭报应，怕被人掘坟鞭尸，故意在坟场里摆下了迷魂阵，一块高大的墓碑后，葬有数十个坟头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谁也搞不清楚这个土司王到底埋在哪里。也就是在这老官祖的墓群下，流淌着一碧清泉溪水，因沿山溪两岸覆盖着芬芳兰芷，故得名兰溪。

沿兰溪逆流而上，是一条从乱石中趟出的傍山险道，蜿蜒曲回，通往幽幽苗岭深处，那里是一望无涯、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。森林里杳无人迹，兽迹斑斑，白昼里鸟鸣千山，猿啼绝壁；夜晚间虎啸狼嚎，虫鸣蛙鼓，是个极为阴森恐怖的所在。就在森林的前沿，悬挂着一壁灰白色的峭崖，崖上挂满了钟乳岩浆，人称白崖壁。白崖壁下是千疮百孔的溶洞群，兰溪的涓涓细流就从其中发源。一些被官匪逼迫背井离乡的苦难苗族同胞流落于此，寻些高处干洞，筑石为墙，札木为鹿<sup>①</sup>，安居成寨。他们专事樵猎，逢上集日，肩挑薪柴或兽皮山货，踏兰溪山道入城交易，沿路引吭高歌，震荡山谷，被凤凰城舞文弄墨之士戏称为“兰径樵歌”，归于凤凰城八景之一。

殊不知就是这些韵味悲壮的苗家樵歌终于喊出了时代最强音，掀起了一场震撼凤凰城的大风暴。



日换星移，避居白崖壁山寨的苗胞逐渐增多，均为落难之人，

<sup>①</sup>鹿，指用带刺的树木扎成的木栅栏。





兰径樵歌——凤凰古八景之一。

凤凰渠城门之外，诸峰横列，绵延数十里。此地坡高路险，草深林茂，有一碧清泉蜿蜒而下，山溪两岸覆盖着芬芳兰芷，故得名兰溪。苗族山民在此居住，放牧采伐，四季不断。每逢集日，苗民肩挑薪柴或兽皮山货，踏径入城交易，沿路引吭高歌，状似画图，是古城一大胜景。

清人王家宾有诗赞曰：

箬笠芒溪采洞新，讴吟曲径起香尘。

幽兰自合生空谷，樵叟由来引冀人。

图为兰溪夕景，今天“兰径樵歌”一景已渐消逝。

萍水相逢倒也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。这个穷帮穷、苦救苦的苗胞聚居地又被人们叫做“义馆堂”。

义馆堂山寨最老的住户是一位姓龙的老阿公，鹤发童颜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年龄，当地出生的年轻人只听得爷爷辈的长老还尊他为“阿匐”<sup>①</sup>，因此无法论班排辈，全寨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是众口如一称他为“老神仙”。

说他老神仙还真有点神，银髯银发，雪白的寿星眉下，目光炯炯有神。面目清癯却泛出红光，身材矮小但腰板硬朗，腿脚灵便能翻山越岭，头脑清醒会施苗药懂苗医。春夏季节，经常攀登刀削般陡的白崖壁，飞身于树丛岩穴之间，采撷药草，灵若猿猴；秋冬之间，率领青壮，闯进山后的原始森林，围捕狩猎，健步林莽，如履平川。加之其乐善好施，扶贫济弱，仗义行医，倍受乡民敬重。虽然没有通过正式选举，而实际上老神仙已经成为义馆堂山寨的主事长老。老神仙居住在白崖壁中洞的一个岩屋里，祖孙三人分别住着上下两层的套洞。上面一层是个口小内空大的干洞，住着老神仙的小孙女春妹，她是老神仙的掌上明珠。春妹二八年岁，长得粉面桃花，身姿婀娜，自幼心灵手巧，既会挑花织锦，又习司药行医，是老神仙的医术传人，也是义馆堂山寨惟一的女药师。下洞是个敞口坪，老神仙的长孙岩松用枞木扎了个木栏栅作门挡在洞口。这岩松的长相不似爷爷，才二十出头年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是个豹头环眼、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。为人少言寡语，纯朴敦厚。打少年时起就跟随爷爷采药打樵，刀耕火种，习功练武，狩猎斗兽，练成一身硬功夫，攀援险阻，如履平地，舞刀弄棍，若龙似虎。

春初寒夜，老神仙祖孙三人围着旺盛的火塘，忙碌自己的活计工夫。春妹坐在溜光的团木墩上编织她的花锦带，岩松骑在他的大木马上打着水草鞋，噙着铜头旱烟竿的老神仙忙于整理他的红晒

<sup>①</sup>苗语：爷爷的意思，读作 hòng。

烟，一家人无言无语，默默忙碌。就在此时，栏栅门外忽然传来紧急的敲门声。

“谁呀！”老神仙警觉地对着外面问道。

“老神仙阿公，我是妹红。”一个清脆的童稚声传进洞内。

老神仙听罢当即放下手中活计，开门把小女孩让进洞里：“快进来，外面冷。”

“妹红，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人跑出来做甚？”春妹解开系在身上的五彩丝线，掸着灰尘走近女孩子身边，抚着她的头不无疼爱地问道。

“我阿妈叫我来的。”十来岁的小黛帕（苗语小姑娘的意思）说起话来口齿清楚。

“那为什么不让你阿爸来？”岩松想到这三更半夜使唤一个小丫头出门，肚子里的气还真有点不顺。

“我阿爸白天进城去卖柴，到现在都还不回来。”妹红说到这眼圈已经发红，“我阿妈又——又要——”小黛帕心里一着急说起话来就打疙瘩。

“呵！”岩松听罢这才脸色好看了些。

“妹红，别着急。”还是春妹细心，她从小桶里舀起一瓢清水让小黛帕喝下，停一会才问，“你妈怎么啦？说给姑姑听听。”妹红咕噜了一大口凉水，缓过气才说出来大意：“我阿妈肚子疼得厉害，要请姑姑快去。”

春妹听罢，心里自然明白，妹红阿妈——老双媳妇先前还挺着个大肚子上山干活，这阵子怕是要生了。她的男人不在家，自己应当去帮忙。于是对老神仙说：“爷爷，老双嫂子怕是要生了，我还是去看看。”

“你是个姑娘！？”老神仙有些犹豫。

“可我还是个药师，又是女的，有我在大嫂身边，她也方便些。”春妹放下手上的围裙，拖着妹红就往外走。



“等等。”老神仙知道孙女儿的脾气，说出来的话绝无改变之理，便赶紧点起松明火把，与岩松一起快步跟了上去。

麻老双居住的山洞里，妹红阿妈正抱着个大肚子疼得在铺草上打滚。春妹进去见了，忙叫妹红拦在门外，自己上前抱住老双媳妇轻轻唤到：“大嫂，大嫂，不要乱动，乱动会伤身子的。”

听见春妹声音，老双媳妇顿时轻松下来，肚子也不觉得太痛了，她睁开泪眼对春妹说：“老双那砍脑壳的，以往都是早出晚归，可巧今天嫂子要生了，他却偏不回家。”说到伤心处，老双媳妇的疼痛禁不住又发作起来，哼哼直叫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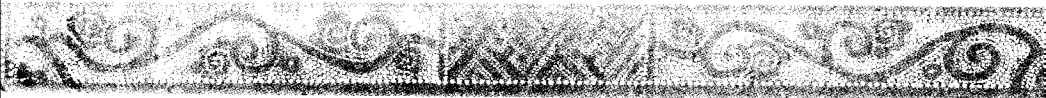
“嫂子，莫紧张，莫气恼，我会帮你的。”真是女人善解女人意，春妹哄着、安抚着老双媳妇，慢慢又使她安静下来。

“春妹，嫂子我的命实在苦哇！”老双媳妇的疼痛稍微减轻，又诉说起自家的懊恼事，“自从我进老双的家门，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挨饿受冻不说，拖个大身子还要上山下地。老双那死鬼，明知我已临上月子，进城卖担柴火本是为了挣个月子钱。谁知这死鬼没有良心，卖了钱就整宿不归。留在城里那花花世界会有什么好事？八成是被城里的白脸婆给迷住了。”

“大嫂快别那么想，我看老双大哥绝不是那种人。”春妹诚心劝道，“他平日里可疼你啦！记得有次我们一同进城赶集，他卖柴火得了十几文钱，花一文买了几个灯盏窝（边城特产油炸糯米浆果）自己还舍不得吃，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，揣在怀里带回家来留给你和妹红吃，你说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，”春妹的话拨动了她的心弦，女人最容易勾起往日的甜蜜记忆，“老双这死鬼，平日里还是很讲良心的。春荒时节，家无存粮，他去挖得一点葛粉和上野菜熬成糊，也总是让给我与妹红先吃。我想他一个男人家，干的都是重活，要推给他吃。可他总是拍着肚皮讲，山上的野果子多，饿不着他。”

说着说着，老双媳妇的肚子又发作起来，而且痛得愈发厉害，



折腾了大半夜，孕妇体下流红一片，就是生不下来。春妹毕竟是未出阁的少女，遇上难产还是头一遭，不由得急着向门外求援：“爷爷，老双嫂子怕是难产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老神仙深谙医理，知道难产多是胎位不正所致。于是凭着经验在门外指挥春妹：“先帮助她端正胎位。”

经过一阵按摩，“哇！”地一声响亮啼哭划破白崖壁夜空，新生命终于诞生了。

老双媳妇瘫软在舒松的稻草床上，无力地望着春妹给新生儿擦洗。突然，她的目光呆滞了，紧紧盯住婴儿的股臀，大喊一声：“天哪！”顿时昏厥过去。

春妹忙将刚裹好的婴儿搁在一边，给老双媳妇拍人中、灌热汤，把她弄醒。老双媳妇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哭骂道：“作孽啊！我们麻家哪辈子造的孽呵！怎么会生下个长着尾巴的孽种来。”

老神仙隔着板壁早把里面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怕春妹处理不了这样的复杂局面，马上大声接话道：“老双媳妇，恭喜你呀！你麻家有德，是真龙天子下凡到你家来了！”

春妹是个机灵姑娘，善解人意，接下的话自然很是得体：“爷爷说得有理，人们都说皇上是真龙天子，是龙才有尾巴。你看这小儿长得天庭饱满，一副大富大贵相貌，长大准能成大气候。”

朝霞出来，白崖壁的峭岩上映出一片红光，义馆堂山寨苏醒了。麻王下世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全寨的苗胞乡亲挑着鸡蛋篮子，提着大红公鸡，纷纷涌向麻老双的岩屋前。



麻老双的岩屋前坪场里，云集着义馆堂山寨的男女老少，一个个正聚精会神地听老神仙摆说这小麻王的来头。

“乡亲们有所不知，大凡真命天子下凡，都是带着尾巴来的，要





不然怎么会把皇上叫做真龙天子呢？大家进凤凰城可曾到过玉皇阁？我到过。那庙里到处都画着龙、雕着龙，就连房顶上、屋檐下盘的都是龙。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，哪一只龙没有尾巴？没有尾巴就不叫龙。也坐不了江山，当不了皇帝。乾隆嘉庆年间，我们苗家就在吴王的带领下闹过造反。打天下、闯龙庭，红红火火好多年，攻占了五州八县，最后还是成不了气候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少了个真龙天子。今天可是个吉祥日，上天还是向着我们苗家人，到底给我们派来了真龙天子小麻王，这可是我们苗家千载难逢的大喜事啊！”

老神仙的谈兴正浓，人群忽然闪开，一个满身泥浆的汉子径直闯到人们的面前跪倒：“老神仙阿公，老双大哥他——他——”话犹未了，已然泣不成声。

老神仙顿觉一惊，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情。但他毕竟老练世故，能够处变不惊。随手给他斜过一碗糊米茶（苗家特产：用锅巴烧焦泡出的茶水），让他喝下定了神才慢慢问道：“巴虎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巴虎镇定了情绪，渐渐说出下面一段经过。

还是昨天清晨，天一放亮，麻老双就来邀他进城赶集卖柴，说是给即将临产的媳妇找点月子钱，进到城里已是中午时分。不知为什么，昨天的集市特别冷清，柴火许久都卖不出去。直到太阳偏西，他们见势不好，顺手拖住了一个当伙夫的熟人问道：“师傅，今天赶集的人怎么这么少？”

那师傅四下一望，见旁边再无别人，才小心翼翼对他们说：“哎呀！你这个山里老表还不晓得，如今日本兵已经打过常德，逼近辰州，凤凰城也是朝不保夕，这兵荒马乱年月，人人都在准备外出逃命，谁还有心居家过日子。”

听说时局紧张，老双与巴虎用乡话一合计，谅也再难找到买主，干脆央求这个伙夫熟人把柴火买下。这个熟人思忖片刻，说：“你们山里人找个钱也不容易，挑担柴火翻山越岭很是辛苦，总不